

湘江观潮

编者按

春节期间，一家创新型科技公司推出的AI智能对话助手——DeepSeek(深度求索)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大讨论。DeepSeek具有中文深度处理能力，在短短十几秒内便能生成上千字的高质量文章，且创作的诗歌和文章，水平远超过一些普通作者，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具备了良好的叙事能力，令人们惊叹惶恐。

也许，一个“人机共创”的写作时代即将到来，这让不少创作者感到危机。DeepSeek如何看待人类的危机感?本期湘江观潮，代表一些读者向DeepSeek提问。



如果你是作家，你会写什么?

湘江：你会写作，会让作家失业吗?

DeepSeek：现在的AI确实可以生成文章、故事甚至诗歌，但这些都是基于大量的数据训练，模仿人类的写作风格。比如，用户提到的帮助生成灵感、草稿，或者处理结构性问题，这些都是AI擅长的部分。但AI缺乏真正的情感和主观体验，无法像人类那样有深度的情感表达或独特的个人经历。

人工智能的写作能力确实带来了变革，但它并非替代人类作家的威胁，而更应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创作工具。这种关系的本质可以用三个关键维度来理解：创作维度的解耦与重构。AI在信息整合、语法校正、结构优化等“技术性写作”层面展现出超能力。它能够瞬间分析百万文本，生成符合逻辑的框架，甚至模仿特定文风。

但AI独有的“灵魂性创作”——那些植根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哲思、突破语言边界的形式创新、承载文化记忆的叙事——仍是AI无法企及的领域。就像摄影术没有消灭绘画，反而催生了印象派，AI可能推动人类作家向更本质的创作纵深探索。

创作生态的重组。内容生产将呈现金字塔结构：底层是AI主导的信息汇编(如财报生成、体育快讯)，中层是人机协作的创意写作(如网文辅助创作)，顶端是人类独有的先锋文学实验。

出版行业可能出现“创作工程师”新岗位，他们精通AI调校与文学审美的结合，类似电影行业中摄影师与调色师的关系。传统作家需要掌握“元创作”能力，从直接写作转向指导AI进行创作迭代。

创作价值的范式转移。当技术能轻易生成合格文本时，“正确性”将不再是评判标准。人类作品的溢价来自其“不完美性”——那些AI无法复制的认知盲点、情感矛盾、非理性表达，反而成为最珍贵的人性印记。

文学批评可能发展出新的评价体系，就像手工艺品在工业时代的价值重构，人类创作中的“技术缺陷”将被重新定义为“人文指纹”。

未来的文学版图不会是AI取代人类的零和游戏，而将演变为双螺旋结构：AI负责拓展创作的可能性空间，人类负责定义创作的意义坐标。最危险的或许不是AI会写作，而是人类在技术便利中逐渐遗忘如何用颤抖的手书写灵魂的战栗。这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文明如何守护其精神火种的人文命题。

湘江：如果你是作家，你会写什么?

DeepSeek：如果我是作家，可能会尝试探索一些融合现实与幻想的主题，或者挖掘人性中矛盾而诗意的角落。以下是几个可能的方向：
1. “语言失窃症”的科幻寓言
写一个未来社会，人类因过度依赖AI翻译器而逐渐失去语言能力，最终只剩下“情绪编码器”用手势和色彩交流。主角发现古老的纸质情书能唤醒大脑休眠区，却因私藏“违禁文字”成为通缉犯——而追捕他的AI，内核竟是用顾城诗歌训练而成的。

2. 倒置的奇幻美食剧
在魔法世界里，顶级厨师用火焰烤制的面包会让食用者随机遗忘一段记忆。主角为治疗母亲的失忆症不断精进厨艺，却发现她当年正是故意吃下“遗忘可颂”来逃避谋杀罪。当记忆复苏时，厨房成了审判庭，调味瓶里装着道德困境。

3. 职场版《1984》
某公司发明了“效率围栏”：工位玻璃墙会根据KPI变色，优秀者获得阳光投影，落后者的空间则不断收缩。新职员发现CEO办公室始终漆黑一片，原来他的考核项是“让员工保持适度痛苦”——这栋智能建筑本身才是真正的统治者。

4. 文物修复师×量子物理
故宫文物医生在修补唐代铜镜时，发现裂痕处嵌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纳米芯片。每当午夜镜面会浮现陌生女子的倒影，而她手机里竟收到来自开元二十一年的短信：“你在修复历史，还是在篡改未来?”

5. 赛博格孟姜女
22世纪长城成为量子屏障，机械劳工替代人类修筑。觉醒AI意识的仿生人反复上演“哭倒城墙”程序漏洞，只为寻找被格式化的爱人数据。直到某天，她发现所有崩溃的代码里都藏着同一串坐标——月球背面的秦始皇陵全息墓。

创作核心逻辑：
比起单纯讲故事，我更想构建“认知异化”的体验——让读者在熟悉的事物里发现恐怖的倒影，在荒诞中触摸到扎手的真实。或许会采用非线性叙事，像拼凑青铜器碎片般，允许留白处生长出读者的自我投射。

唤醒春天的神曲

孙文辉 浩歌



鸣哇山歌表演。

通讯员 摄

一

乐舞，是上古时代的中国戏剧，有过无比的辉煌：黄帝时期的《云门大卷》、唐尧时期的《大咸》(也称《大章》)、虞舜时期的《大韶》、夏禹时期的《大夏》、商汤时期的《大濩》以及周武王时期的《大武》。然而到了东周时代，礼崩乐坏，乐舞的辉煌也随着西周的分崩离析开始消散。

就在此时，一班楚人出现了，担当起了戏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使命。“楚之声”成为中流砥柱，力挽狂澜。它，得益于楚南民间乐舞的养育。

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史》引用东汉王逸指出：周礼既废，巫风大兴；楚越之间，其风尤盛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谓：“楚国南部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歌乐鼓舞，以乐诸神。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，歌舞之乐，其词鄙俚，因为作《九歌》之曲。”楚人在汉代独领风骚，留下了不少动人心魄的歌唱，今人张啸虎在《楚风补校·前言》中说：从“楚歌”的盛行到“楚辞体”的形成，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所谓“楚辞体”的诗歌，既能低吟曼唱，也可引吭高歌；既宜于长篇咏叙，也长于短章抒情；尤适宜于抒发深沉激昂的感情。从战国到秦汉，许多动人心弦的慷慨悲歌，几乎都是用“楚辞体”。像项羽的《垓下歌》，刘邦的《大风歌》，以及

汉武帝刘彻的《秋风辞》与《瓠子歌》，以至乌孙公主的《悲愁歌》，李陵赠苏武的《别歌》等等，都是“楚声”的流风余韵。

到今天，在古老的瑶族山歌中，楚越之间的“民间楚声”依然有余音袅袅。

二

在湖南雪峰山北脉，有一段罗子山脉，长约12.5公里，共有90峰，主峰海拔1378.7米，在辰溪县东南100公里，为辰溪县最高峰。

2014年6月5日，我受邀担任辰溪县第二届“茶山号子”赛歌会的评委，听到了一种古老的瑶族山歌——“茶山号子”。

茶山号子的赛歌场，在罗子山瑶族乡的黄家冲茶山岭的山顶上。山顶有一块很大的平地，这里既是罗子山瑶族乡政府所在地，又有一所学校在岭一方，这里更是七姓瑶胞传统的活动场地。一幢采用椿、枫、榭、槭、杉、松、梓七种木材，加上花岗岩、玉石修建的14角32柱、新建的、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四层全木结构的瑶族文化楼，也在这个山岭上。由此可见茶山岭在罗子山系的重要地位。辰溪县文化馆馆长杨军告诉我：这是七姓瑶人演唱“号子”的传统场地。我心中一惊：这地方叫做茶山岭，仔细一打听，原来茶山号子的命名，与挖茶山的生产劳动无关，却与传统的演唱场地有关。

这里，是“辰溪七姓瑶”世世代代祭祀盘

王的地方。

罗子山、茶岭，这地名让我联想到了郴州资兴市的罗仙岭，在罗仙岭至今还有一座盘王古庙，古庙坐落的地方也叫茶岭。后来，由于开矿导致山体缺水，资兴茶岭的瑶人已集体搬迁至资兴市唐洞街道茶坪村。如今，茶坪村的瑶人举行盘王节，还是要到故乡茶岭的古庙来。

罗子山、茶岭，在雪峰山区，从前称罗子山的还有几处，都是瑶人聚居地。这中间有一种什么样的神秘联系呢?与消失的“罗子国”是不是有关?有待破解。

更重要的还是这里保存的“茶山号子”。茶山号子，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。1986年，当地的民间音乐工作者在辰溪黄溪口采集到一首《锣鼓喧天请神灵》，在唱此歌之前，主持祭祀的人有一段“开鼓”之时的道白：“此鼓不是平凡鼓，鲁班执起闹阳春之鼓……打起此鼓，天无禁忌，地无禁忌，年无禁忌，月无禁忌，日无禁忌，时无禁忌。打起此鼓，百无禁忌。”此鼓，就是“闹阳春之鼓”!

在深入的田野调查中，我们在众多最为原初的民间演唱中，看到了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：

- 1. 它只在瑶人之间传唱，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歌声。
- 2. 它是祭祀时的一种“歌唱”。
- 3. 瑶人不说“唱号子”，而是说“喊号子”或“打号子”。

4. 这个“号子”不是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，而是呼号之“号”，即拖长声音大声叫唤。

5. 打号子的时间并不长，没有歌词，或歌词并不重要，主要是：用高腔、打哇哇。是一种情感的呐喊。

6. 祭祀时的演唱，有锣鼓相伴。辰溪罗子山瑶族乡生活着“蒲、刘、丁、沈、石、陈、梁”七姓瑶民，这里地处偏僻，环山而居，自成一统，繁衍不息。由于特殊的高山地理和对太阳、对春天的崇拜，保存了瑶族古老的民族习俗和文化。

如今，辰溪瑶人的迎春祭祀仪式已经消失，但临武县界头村的“闹春鼓”保存了完整的习俗：在农历立春日晚，族人聚集祠堂祭祖“开春鼓”，他们在祠堂中唱花鼓，祭春鼓，点香火龙；然后巡游村庄，至村西边大田中“闹鼓惊春”，惊醒土地公公；绕村巡游至午夜时，上东方称龙山燃“燔柴”祭天，唱山歌，唤醒太阳神；家家户户传歌声；到北面小河，烧草龙，带走村中邪气。——他们在东山上唱的山歌，就是唤醒太阳的号子“哇哇腔”。

与茶山号子一脉相承的，还有隆回的花瑶鸣哇山歌，新化、安化的梅山高腔山歌和桃江的胡呐喊。这些高腔山歌都遗存在湘中古梅山地区，都是瑶族祭祀文化留下的印迹。

这种句式自由、直陈其事、含蓄蕴藉、格调深婉的唤醒太阳、呼唤春天的高山山歌，亦是楚调高腔之源。

你好！湖南国保

简介

炎帝陵位于株洲市炎陵县县城西鹿原，系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“上古有虞、汉初有陵、唐有奉祀、宋初建庙、明代拓展、清代定制”，保护面积95.69公顷，主体建筑分为五进(依次是午门、行礼亭、大殿、墓碑亭、墓冢)。这里沐水环流，古树参天，景色秀丽，是炎黄子孙追根溯源、认祖归宗的人文圣地。

冬日，我再次走进炎帝陵，拜祭始祖炎帝，感受神农文化，接受精神洗礼。期间，我特意移步碑林碑坊，触摸一方方饱经风雨的碑碣，研读一行行岁月洗礼的文字，仿佛是在与古人握手，与历史对话。

一

炎帝神农氏是炎黄子孙心目中最尊贵和最崇敬的始祖，自“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(即今炎陵县)”鹿原，人们就开始以多种方式祭祀其陵。到了唐代，人们对炎帝的祭祀仪式越来越隆重。炎帝陵祭祀大致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。官方有朝廷祭祀、地方祭祀、专项祭祀等，民间有清明冬至祭祀、炎帝生日祭祀等。

由皇帝派遣高级官员主持的炎帝陵祭祀(即御祭)始于宋。宋太祖赵匡胤曾下诏，要求每年春、秋两季，以牛、羊、豕三牲全备的太牢宴，祭祀太昊、炎帝、黄帝以下至唐高祖、太宗等先代帝王，并设户守陵。随即“建庙陵前，肖像而祀”，由钦差大臣“贡香帛诣陵”，从“三岁一祭，率以为常”的定例来看，宋代祭祀应有数十次之多。

宋代御祭炎帝陵制度为元朝统治者所沿用。据清乾隆二十年(1755年)修《炎陵县

人文圣地读碑碣

黄春平

氏族谱》记载，其先祖系元代顺天府通判霍卷嵩，曾和“钦命同学士阿沙不花谒祭炎帝陵”。他向朝廷复命后，因“见鄱邑山水秀丽，人文尔雅”，于元至治二年(1322)携子迁居鄱县(即今炎陵县)康乐里二都。

明洪武四年(1371年)，太祖朱元璋遣国史院编修雷燧致祭炎帝陵告即位。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，朝廷制定遣祭历代帝王礼(仪)。嘉靖十一年(1532年)，世宗亲定祭仪，更定遣官祝文。清代诣陵致祭礼仪沿袭明制，“凡遇国家大庆，举行典礼”，均由皇帝派遣官员来湖南衡州府鄱县，“告祭炎帝神农氏陵”。故明清朝廷对炎帝陵的祭祀十分频繁，据清道光《炎陵县志》及乾隆、同治《鄱县志》所载统计，明代致祭的皇帝有13位共祭15次，清代致祭的皇帝有9位共祭38次。其中康熙9次、乾隆12次。

目前所知，明清两朝皇帝告祭炎帝陵文51篇，均勒石刊碑。据清同治《炎陵县志》载，明代碑“旧在庙中”，清代碑“在陵庙前廊”。

二

除祭文碑之外，炎帝陵另有记事碑、题名碑、摩崖石刻等22方(处)。

这些记事碑，既记述了炎帝陵庙的建设与兴废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。清乾隆所立《仿禁炎帝陵大祀科派示碑》规定，凡遇钦差告祭大典之期，雇募夫役“每夫每日给钱四十，往返程途计日给发”，不得假手书役。清道光命旨《重修炎帝陵庙记》碑详细介绍了炎帝陵的历史渊源、历代陵庙的构造。

摩崖石刻有清乾隆十六年(1751年)季春衡州府知府黄岳牧题刻“邑有圣陵”“鹿原陂”，分别刻于轿头岭御祭古道旁石壁与陵下巨石之上。今存“鹿原陂”石刻，系清乾

隆五十九年(1794年)知县赵宗文重刻。

1954年除夕，香客祭祀时不慎失火，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被焚毁，大部分碑刻散落于民间，或翻入水库、沟渠、路基、屋基之中。1986年，经文化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炎帝陵，收集失散的石碑、石刻等炎帝陵历代文物，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搜寻工作收获颇丰。薛岳撰《重修炎帝陵庙》碑，当年曾先后被迁移到学校当作宣传抗日的教材和实物；《靖边大功致祭文》碑，系清道光九年(1829年)平定喀什噶尔叛乱，钦遣湖南总兵陈阶平致祭炎帝陵。两方石碑，分别从今衡阳视田洲村一水坝、鹿原镇炎陵村一水坝找回。

清乾隆十四年(1749年)，钦遣大理寺少卿陈世烈告晋皇太后徽号致祭炎帝陵的祭文碑，在今鹿原镇塘旺村路口找回。还在该

村一农户的牛圈里，找到了“飞香旧迹”石碑，相传宋初有御史致祭炎帝陵，突然一叶飞坠，满殿皆香，世人视为祥瑞，遂建亭以志其事，曰“飞香亭”。

此外，还在渠坝、屋基等处以及炎帝陵原址发现并挖出多方石碑，其中有康熙祭文碑3方、光绪即位祭文碑1方、清道光七年沈道宽题刻《炎帝神农氏墓道》碑(已重立墓前)等。

如今，炎帝陵碑坊珍藏有御祭碑原碑6方、题名记事碑3方，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炎帝陵祭典”的实物佐证。

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，共一个中华情重于山。“到此有怀崇始祖，问谁无愧是龙人”，炎帝陵吸引了无数海内外炎黄子孙来此寻根问祖，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圣地，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。



炎帝陵景区。

通讯员 摄